

千人針 秦腔

地點：

河北省定興縣南易水河附近一山村

時間：

民國二十六年秋冬之交

人物：（以發言先後爲序）

薛師訓（老生飾）東北逃亡鄉民

薛 媪（老旦飾）師訓妻

薛秀英（花旦飾）師訓女小家碧玉

黃慕興（小生飾）大學生

土肥原 大丑飾）日軍作戰司令 日本兵（四人）日兵探（一人）

日軍大佐（二丑飾）

日本軍曹（小丑飾）

(老生薛師訓上引)茅屋臨河復靠山，捕魚採樵換金錢，雖非避亂桃源內，安居瀟灑樂清閒。(白)我老漢薛師訓，原籍瀋陽人氏，九一八事變，日本奪我東北四省，家破財空，是我無法，只得帶領妻女，逃進關來，寄居易水河邊，依賴漁樵爲生，連日天降霖雨，無法上山打柴，不免與我妻商議，同去河邊捕魚，拿到大街換來金錢，也好作我一家度用。便是這般主意，賢妻那裏？(老旦薛嫂引花旦秀英上引)小房教女學針線，兒父呼聲到耳邊，不知喚我爲那件，只得上前問根源。(進門介白)老老喚我何事？(坐介，花旦插白)參見爹爹！(老生白)坐了！(花旦坐介)我想命女兒看家，你我去到河邊捕魚，你可願去？(老旦白)情願前去。(花旦白)爹爹！孩兒也要前去。(老旦白)兒呀！連日天雨，河邊瀟泥，又加荒荒亂亂，閑雜人多，我兒還是看家者好。(老旦白)對了，我兒還是好好看家，不必同去。(花旦白)如此，待兒把魚

網拿來，爹娘趕快前去。（老旦白）快快拿去！（花旦取魚網介）爹！魚網在此。（老旦白）拿來！（老旦唱）兒呀：叫聲女兒向前站，聽娘把話對兒言，我二老走後把門掩，小心看家莫睡眠，無事且勤學針線，閑坐不必到門前，日色將午娘回轉，再與我兒造飯餐。（花旦白）兒我記下了，爹爹你捕魚已畢，趕到市上買兩包老鼠藥來殺老鼠，這幾天老鼠鬧的太也兇了！（老生）我兒好好看家，回來定要給你買的。（老生老旦下介花旦開門下介）

（小生黃慕興上引）蘆溝橋邊生事變，倭寇平地起波瀾，平津兩地皆淪陷，可憐我無故受飢寒。（白）學生黃慕興，晉北人氏，曾在北平大學讀書。茲因日兵作亂，連日在平津兩地，捕殺我愛國青年，是我無法，只得逃出城來，到今整整三日，未曾用飯，腹中飢餓，實再無力行走。但只說，這便該怎樣。（想介）有了，我不免去到前面那一村莊，尋得一個鄉戶人家，對他說

明來歷，請他給我一碗飯吃吧……唉！（唱）這才是禍福無門從天降，萬貫家財在那方。到此時我才知強國爲上，可歎我富室子不如貧郎。（小生下）（花旦上唱）秀英女在小房自作針線，想起了二爺娘坐臥不安，却怎麼日過午尚未回轉，荒亂年倒叫我時把心担，莫不是在中途有何患難？莫不是在河下魚不上竿？我不免到門外（開門介）仔細觀看，看一看二爺娘何時回還。（小生上唱）小山村霎時間被我踏遍，找不來半碗飯度我飢寒，猛抬頭見一女門前立站，我不免懇求他將我週全。（小生打躬介白）這位姑娘！我乃被難之人，可憐整整三日，未曾用飯，請姑娘大發慈悲，賞我一碗飯吃罷！（花旦白）呵，不巧！二位爺娘，均不在家，我乃青年少女，彼此交接，諸多不便，還是請你轉到別家乞討去吧。（小生白）姑娘我並非乞討之人。（花旦白）你明明向我討吃，怎說並非乞討之人，豈不可笑！（小生）姑娘不知，我確屬

一時被難，腹中飢餓，請姑娘從權給我一碗剩飯，真乃感恩不盡！（花旦用目打量介白）什麼一時被難？一定是游手好閒，愛吃懶做，你說是也不是？（小生）哎呀！姑娘不要誤會！我並非那樣的人。（花旦）你是怎樣的人？（小生）我是大學學生。（花旦）甚麼？你是大學學生？（小生）不敢道謊。（花旦）大學學生，爲甚向人討飯？想是討飯大學吧？（小生）哎呀！姑娘那裏還有討飯大學。（花旦）那你來此爲何？（小生）唉！這個。（花旦）甚麼？（小生）姑娘：說是你聽（花旦）。你講！（小生唱）黃慕興開言心傷痛，叫聲姑娘仔細聽，（花旦插白你講）中華民族遭不幸，（花旦插白你沒飯吃與中華民族有什麼相干）內憂外患兩相攻。東洋日本發迷夢，他要把中國一掃平。（花旦插白他怎樣掃法呢）不平等條約層層訂，在租界地內扎大營，經濟文化有作用，毒化政策勢更凶。九一八奪我東三省，（花旦插白奪東三省我知道）次年又把熱河吞，淞滬迫

我立協定，長城戰後據冀東，蒙古王國他慫恿，華北自治他定名。假言親善圖財政，想把中華一口吞！（花旦插白他可吞得下去嗎）威迫利誘詭計定，結果依然少成功。（花旦插白奈他豈肯干休）因此上手段更強硬，（花旦插白他怎樣個強硬法）在蘆溝橋邊操練兵，假言兵士失踪影，連夜搜查到宛平。宛平守軍不承應，他就用炮火把城轟。（花旦插白我們的軍隊怎樣）我軍還擊頗得勝，那倭賊屢次增大兵。常言說以寡難敵衆，因此才失陷了我故都北平。（花旦插白怎麼北平失守了目下又是怎樣）這幾日賊氣焰更是洶涌，晝夜間搜殺我愛國學生，我一人出火坑幸未喪命，只落得跑四方孤苦伶仃。望大姐發鴻恩把我拯救，感大德銘肺腑不忘恩情。（花旦唱）聽他言倒教我細心盤算，年少人遭此事到也可憐，二爺娘到此時未見回轉，黃花女我怎能收留少年？我不免暫與他去備茶飯，只盼着二爺娘轉回家園，叫先生你且在門外稍站，等待

着我與你去把飯端。(小生插白多謝姑娘)(花旦下)(小生白)哎呀！好難的茶飯呀！

(老旦薛媼提籃上唱)唉……丟女兒在家把門看，我二老打魚到河邊，幸喜得今日裏時運轉變，捉一個蟹兒大如盤。兒父上街把米換，我提了籃兒先回還。正行走來抬頭看，却怎麼我家門站一少年？想必是無賴子不存好意，教老身不由的氣滿胸前。上前去我將你狗皮扯爛，(老旦扯小生衣服介)再教你吃老身一頓飽拳。(老旦打小生介)(小生白)這一婆子，你無故打我爲何？(老旦)你來此何事，你還不知！(小生)我來此是尋吃喝的。(老旦)好畜牲！你敢在老娘門首尋找吃喝。(再打介)(小生)這裏有一姑娘，他命我在此等候。(老旦)呸！你還敢與老娘糊扯！(老旦又作怒打介小生逃下花旦端碗上與老旦相撞碗打飯撒老旦怒打花旦介)好你蠢材！(老旦坐怒氣介)(花旦白)母親！你回得家來，一言不發，將兒便——

打，這是爲何？（花旦哭介）（老旦白）蠢材！你與爲娘做得好事？

（花旦）我作了甚等事來？（老旦）蠢材！你還不知，反來問我？

（花旦）母親！甚等事來，兒我實在不知。（老旦）什麼？你實在不

知？（花旦）是，兒我實在不知。（老旦）我且問你，門外那一青年男

子，他是何人？（花旦）母親！你與兒生氣，莫非就爲着他來？

（老旦）不爲他再爲那個？（花旦）既是爲他，母親，你且聽兒與你

道來！（唱）母親莫要把兒怨，聽兒與你說根源，適才間日過午

娘未回轉，丟孩兒在小房起坐不安。無奈何開柴門仔細觀看，

霎時間走來了一位少年。他言說日本賊與我開戰，連日來在北

平捕殺青年。他本是大學生身經患難，三晝夜逃到此飢餓不

堪。求孩兒我與他半碗剩飯，兒見他苦哀告着實可憐。因此上

才命他門前等站，莫料想飯未熟娘已回還。這本是實情話，細

講當面，望老娘莫誤會再思再忖。（老旦唱）女兒把話對我講，原

是老身欠思量，我只說輕薄子行爲浪蕩，莫料想他才是愛國賢郎。轉回來叫女兒你且前往，快喚那大學生家內安藏。（花旦白）兒我不去了。（老旦）不去也罷，待爲娘我喚他進來。（老旦出門喚小生介白）大學生！大學生！啊？這一少年那裏去了？（觀望介）是了，想是嫌老身將他衣服扯爛，不便在此等候，另行遠走了，走了走了也罷，我還是與我女兒造飯去，一時兒父回來，我們再作計議。哎……（唱）悔不該一時生氣憤，（回身進門介）錯將學生認壞人，叫女兒再不必傷心落淚，且隨娘到後邊吃飯談心。（全下）

（日兵吶喊大丑上唱）蘆溝橋邊遭敗北，軍部命令如雷催，傾國兵馬分途進，飛機大炮滅中國。（坐帳白）自家，日本軍華北作戰司令土肥原。連日奉命攻打平津，爲何還不見戰報到來，（日兵探上白）報告司令！我軍攻打平郊，昨夜大勝，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陣亡，師長趙登禹失蹤，宋哲元退守保定。（大丑）

再探再報。(兵探下)(大丑)請大佐進帳！(兵)請大佐進帳！(二丑上參見司令！)(大丑白)適才探子報道，華軍撤退保定，今命你率領便衣隊，沿平漢路西追，到處斷絕交通，攔截難民，標佔房屋，散放毒劑，以利我空軍轟炸，部隊進攻。(二丑下白)得令！(大丑傳令兵！(兵)有！)(大丑)傳令全軍沿平漢路進攻！自由放槍！任意屠殺！(兵)全軍們！沿平漢路進攻，自由放槍！任意屠殺！(衆兵吶喊大丑衆兵全下介)

(老生引小生上唱)唉……適才間賣魚歸中途行走，遇見了此學生面帶憂愁，他言說日本賊行似禽獸，連日來在平津大肆查搜，把金銀和珠寶裝船運走，燒房屋焚器具却燒不休，良家婦青年女俱被姦擄，黃髮兒白頭翁一個不留，似這樣萬惡賊豈能長久？我國民要報此民族大仇，(白)我老漢薛師訓，適才賣魚回來，行走途中，遇見這一逃難學生，向我求救，我老漢見他

衣服破爛，滿面淚容，意欲將他引回我家，暫爲停留。聽他講說，日本狗賊，連日在平津一帶，大肆橫行，把我中國人所有金銀財寶，盡行裝船，運回狗國，並且焚燒房屋，姦淫婦女，且更屠殺老幼，這樣的瘋狂惡狗，料他不久必遭滅亡，只可惜我國民到大難當頭，尚不知聞風急起，堅強抗敵，實令人痛傷也。(唱)曾記得那一年東北淪陷，我一家三口人逃難此間，實指望關內裏平安無患，誰料想到今日禍患連綿。(小生唱)日本人他本是狼貪無饜，我不亡賊絕不停止向前。幸喜得我國家統一完善，我政府曾下令全體動員。我國民務須把良心實現，喜徵丁樂捐輸且莫爲難，受傷兵他本是爲國抗戰，落難民受苦痛豈能心甘。合羣力我定要爲國除患，莫看他眼目前這樣凶殘。(老生唱)我老漢年雖邁精力猶健，每日裏節衣食苦受飢寒，既無兒只一女所爲那件？爲的是將國事努力負擔，此一去到家中細講一

遍，從今後要愛國不要愛錢。（小生白）國家若是亡了，要錢又有何用？（老生）哈哈！對了！國家若是亡了，有錢也得當亡國奴的啊！學生！前邊那一家門首，便是我的家門了。（老生用手指介）（小生驚視介白）甚麼！前邊那一家門，便是老伯的府第？（老生）豈敢！那就是老兒的寒舍。（小生）如此，老伯！學生我要告辭。（小生打躬介）（老生）那有此理！現在已到我家門首，為何忽然告辭。（小生）老伯那知，適才學生在此門首乞食，過一青年少女，聲言與學生歸取茶飯，不料忽有老婦從外歸來，一言未答，將我飽打一頓。如今若再前往，誠恐仍遭辱罵。（老生）想係老兒的妻女，何得這樣無理！學生不必害怕，你且隨我前往，到了寒舍，自有我來保護。開門來！（老生喚門介）開門來！（花旦上白）忽聽門外雙環響，莫非是爹爹轉還鄉。（老生）開門來！（花旦）哎呀！正是爹爹，待我開門。（花旦開門介）爹爹回

來了？（老生）回來了，快喚你母親來！（老生小生進門介）請！

（花旦）母親快來！（老旦上白）兒呀！何事？（花旦白）我爹爹回來了，還有那一位大學生呢。（老旦）在那裏？待我見過，哎呀！這位大學生，方才我一時誤會，將你屈了，請你不要記在心頭。來來！待老身我與你另換一身衣裳。（老旦取衣令小生更換介）（老生白）哈哈！原來是誤會了。（小生更衣畢打躬介）老伯！伯母！學生我這裏謝過了。（老生）請坐！（老旦向花旦白）你看人家大學生，開口就是老伯伯母，女兒，你何不也把人家稱呼一聲哥哥呢。（花旦忸怩低頭介）（老生）兒呀！你就喚上一聲哥哥，那有甚麼？（花旦上前施禮介）（白）哥哥有禮了！（小生）還禮了。（花旦）爹爹！（老生）何事？（花旦）爹爹記得出門時兒我說甚言語？（老生）想是問你那老鼠藥麼？（花旦）正是？（老生）買來了，拿去！（花旦）謝過爺爺！（老生）轉來！這老鼠藥乃有毒之物，千萬不要放到吃喝

裏邊，你要小心了哇！（花旦）兒遵命，（老旦）兒呀！快去端茶來，（花旦）是。（下介）（老旦）老老，你和這位大學生，何以相見？（老生）我方才賣魚回來，在中途行走，與他相遇。（老旦）你可知他姓甚名誰，何處人氏？（老生）聽他講話，姓黃名慕興，山西大同人氏。（老旦向小生白）學生！你家還有何人？今年多大歲數？（花旦端茶上，停步門外竊聽介）（小生白）學生父母雙亡，家鄉只留兄嫂二人，今年我一十七歲，尚未定有妻室。（老旦白）甚麼你還未曾娶下媳婦？（小生）是的，還沒有定下呢。（老旦以眼示意老生白）老老！（老旦老生全起向門介）（老生）作甚麼？（花旦急忙偷下）（老旦）方才你可曾聽見？（老生）聽見什麼？（老旦）人家學生不是說，他還沒有娶媳婦哩嗎？（老生）他沒娶媳婦，莫非還讓我們給他娶個媳婦不成？（老旦）不是那樣。（老生）是怎樣？（老旦）你看我那女兒，年歲已長，何不將女兒許配與這位學生，萬一成就，你我豈不了却一場心願？（老生）哎呀！賢妻之言甚是。你我

一同講來。(老生老旦返坐全白)啊哈，學生！我二老有一事和你商議，你從與不從，可不要煩惱。(小生)老伯有何貴言？請講當面，學生我從命就是了。(老生)我二老膝下無兒，只有方才那一小女，名喚秀英，今年也一十七歲。我二老有心將女兒許配與你，你可願意？(小生)學生不才，辱承老伯伯母錯愛，將小姐許配學生，學生我亦不便推辭，就此請二老轉上，受我一拜也。(小生跪拜介)(老生老旦全白)不拜了，快快起來！

(花旦驚慌上白)哎呀！不，不，不好了！(唱)東隣伯伯連聲喊，他言說日本賊兵到村邊，滿村中人兒都逃散，嚇的我心驚胆戰寒。急忙邁步往前趕，我要與二爹娘去把信傳。(花旦進門介)爹爹不好了！(全作驚恐介)(老生老旦白)兒呀！何事？(花旦)爹娘！日本賊兵已殺到村邊了！(老生)何人所講？(花旦)東隣伯伯眼見。(老生老旦小生全哭介)怎麼說？哎……不，不好……

(日兵吶喊二丑小丑上引)(二丑)率領便衣隊，(小丑)沿路向西追

，(二丑)來到此村莊，(小丑)馬踏華人背。(二丑)日本大佐。
(小丑)日本軍曹。(二丑)奉了司令之命，率領便衣隊，沿平漢
路進攻，現在來到山村，不免下馬搜查。軍曹！(小丑)有！(二
丑)帶隊搜查！(小丑)眾軍們！(兵吶喊)搜！(二丑)將這家柴門打
開，今晚就在這裏駐扎。(眾兵打門介)(老生小生驚恐介老旦花旦避介下)
呀……………(日兵破門入介)走！好你亡國奴！敢將大門關上，斃了
你！(二丑)慢着：待我問話。老頭！這小子是你什麼人？(老生)
是，是我外甥。(二丑)胡道，我看他好像學生。(老生)不不不
是，當真是我外甥。(二丑)學生也罷，外甥也罷，今天暫不殺
他。(二丑)你家還有何人(老生)再……………沒……………(二丑)後面
去搜，(日兵擁老旦花旦上白)搜出婦女兩人。(二丑)押上來！(眾兵押
老旦花旦跪介)(二丑)這個婦人，你家可有酒肉？(老旦)有有魚。
(二丑)快快給我拿來！(老旦花旦下)(二丑)眾軍們！(兵)有！(二丑)
你們且去休息！命這兩個男子造飯。(眾兵扯老生小生下介白)走！

造飯去！（二丑）軍曹！（小丑）在！（二丑）快喚那個女子拿酒來，你我同飲。（小丑）小女子拿酒來！（花旦提酒捧魚上唱）來了！哎……今夜晚我家中被賊強佔，可憐我二爹娘受此磨難，黃郎夫他本是難中遇難，秀英女我豈能免賊摧殘。事到此我只得設計暗算，含着羞忍着辱引賊上竿。把毒藥給兒夫由他自便，美人計我一定能把賊殲。（小丑）快快的拿來！（花旦唱）他那裏不住的連聲叫喊，我只得咬牙關穩步向前，爲除賊那願得蒙羞露面，要殺敵我還須巧語花言。（進門介）進門來把盃盤放在當案，請軍爺先飲酒後把魚餐。（白）軍爺！請先吃此美酒！（二丑）拿來。軍曹我們一同飲來。（小丑）請！（二人共飲介）（花旦白）軍爺待我與你們看酒。（二丑）好，你就陪我吃酒！（二丑將花旦接抱介）（小丑白）這個小女子到還懂事。（花旦提酒與二丑小丑連酌介）軍爺請飲！（大丑二丑舉杯連飲介）干！（如此數次）（花旦白）酒完了，哥哥拿酒來！（小丑一手提酒一手拿毒藥且行且放介）一包毒藥暗下酒！今夜晚要送賊鬼

門關頭。(小生進門見花旦被二丑撲抱復折身介)(花旦)哥哥！拿酒來！
(小生頓足發恨進門介)唉！也罷！酒來了，(花旦接酒小生下介)(二丑)哈哈！好痛來，斟滿！(二丑一飲而盡忽驚白)哎呀！不好！此酒下腹，爲何疼痛？(小丑)哎呀！果然腹痛，莫非酒中有毒？(二丑)呀……好雜種！敢來毒殺你我！(小丑)呀……(花旦白)何人如此胆大，敢在酒中下毒！待我與軍爺去拿！(花旦假作氣憤介)哈哈噓噓！(花旦下)(二丑小丑毒發互相撞打及發暈倒地介)(老生持斧小生執刀汗顏染血急迫驚慌緊步上介)(老生急白)一鍋茶膳把毒用，(小生急白)三百賊子喪殘生。(老生小生作進門偷視介)(老生白)怎麼冷冷靜靜？(小生白)想是死去罷？(老生白)你我進去看過。(老生小生輕身進門介)(小生以手探二丑小丑鼻息介白)哎呀，還有一點氣息！(老生白)待我結果了他。(老生拿柴斧砍二丑小丑頭顱二丑小丑下介)(花旦老旦驚懼慌迫進門介)(花旦白)爹爹怎麼樣了？(老生白)兒呀！爲父已將賊砍死了。(花旦)爹爹你將賊子砍死，可曾搜取他的財物？(老生)兒呀！我們

大家搜來！（四人同搜財物介）（花旦搜得紅布白）哎呀爹爹這是什麼東西？（老生）拿來爲父看過。（花旦將布拿起老生進前全作注視介）（小生白）岳父！這就是東洋的千人針（老生白）怎麼說，這就叫個千人針，（小生）對了！（老旦白）但不知這名兒因何而起？（老生白）哎呀也是，賢壻你可曾知道？（小生白）這個名兒說來到也可笑，只因日本軍閥，侵略我國，徵調百姓，入伍當兵，那些百姓本來安居樂業，不願前來送死，因而他的母親妻子，拿此一塊紅布，站在街前，每逢青年婦女走過，每人求縫一針，經過千人，方成此物，因而就叫牠爲千人針，（老生老旦白）原是這樣。但不知要牠有何用處？（小生白）日本習俗，以爲官兵打仗，倘若將此物佩帶身旁，就可以臨陣不死。（老生白）那麼今天這些倭賊，何以就被我們殺死了呢？（小生笑白）這也是他不仁不義活該要死的啊。（老旦白）看來還是這個千人針沒有用處。（花旦）爹爹此物無用，還是用火將牠燒了吧。（老生白）兒呀！不可！此物敵人雖然無

用，可是今天到了我們手內，也是戰利品之一。何況我兒與黃郎定婚，現在缺少一件有意義的物品，竟作文定之物。來來！

(花旦將紅布交老生介)待爲父把這千人針撕成兩半，你二人各執一端。(老生將布扯開分交花旦小生介)將來我國得到最後勝利，定要舉行慶祝大會，到那時候，你二人將此千人針拿到會場，一方慶祝國家勝利，一方你二人也好憑此物舉行結婚禮啊。(花旦小生低頭介)

(小生白)岳父，現在敵人的先頭步隊，雖然是被我們全部毒死，但是他的大隊人馬，料必隨後即來。我們還是把這些尸首，一齋焚燒，趕快逃走他地參加游擊隊吧。(老旦)老老，婿兒之言甚是。(老生白)也好，如此我們就一同收拾放火。(四人攜帶行李放火介)(老生放火後全老旦小生花旦下介唱)無情火把賊兵燒成灰炭，只等那勝利日，再回家園。(白)哈哈嘻嘻？……………哈哈……

……(笑介全下)

(完)